





独孤残红 著

销魂一指令

销魂一指令（上册）

独孤残红 著

责任编辑：李渔村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邮码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91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0.375 插页，2

字数：217,000 印数：1——70,000

ISBN7—5404—0678—X

I·540 定价：4.00 元

销魂一指令

上集 故事梗概

鹅风堡女仆杨贵香之子杨玉，为治母病，独入深山守猎灵貂七年，后得隐山养病的玉笛狂生肖蓝玉指点，习得六合内气大法和投掷飞竹的神技，取得紫貂血回堡。

其时，杨贵香遭到百合神教雇请的五大杀手伏击，受伤身亡，葬在鹅风堡荒岗。百合神教围袭鹅风堡，逼迫堡主凌志宏开棺验尸。悲痛之余，杨玉用飞竹神技杀了五大杀手和四大天狗，因而名震武林。凌志宏在庆功会上突然宣布杨玉是他的儿子，传庄主位给杨玉，立即吐血而亡，但杨玉在焚尸葬礼上，发现凌志宏是诈死……

二庄主凌志云设计陷害杨玉，杨玉毅然扶

棺返回山东老家。凌志云女儿凌云花暗中热恋着杨玉，逃离庄园，追赶心中的恋人；百合神教女头领石啸天也一路上多次搭救杨玉。凌云花深爱杨玉，杨玉却深爱石啸天，而石啸天又莫名其妙地一心欲置杨玉于死地。杨玉连挫几路高手追杀，历尽艰辛回到老家，开棺一看，竟是空棺，棺内只有一把断魂刀……

若想认识这些奇异怪特的江湖人物，走进这个玄奥瑰丽的武林世界，请看上集。

上集目次

一	紫貂血	1
二	玉笛狂生	17
三	百合神教	35
四	五大杀手与四大天狗	51
五	飞竹神魔	67
六	残殿十八掌	82
七	女魔头石啸天	100
八	母亲真是江南第一大美人	114
九	百门残功	130
十	断魂谷门令主信物	146
十一	蒙面臭道士	162
十二	霍家杀手	179
十三	十万银子一口棺材	195

十四	无形剑客	210
十五	神秘锦衣卫	226
十六	黑风口血战	243
十七	一刀斩冷如灰	258
十八	棺材里只有一把断魂刀	275
十九	移形幻影大法	289
二十	面巾里的谜	307

一 紫貂血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黄山。这座黄山，并非那座横踞皖、浙、赣三省，绵延百里，以天都、芙蓉、朱沙三峰闻名于世的名山。

它，山峰高不过千米，方圆不到十里，是座不见经传的小山。

黄山二字，仅仅是同名而已。

然而，眼前的黄山却是拔地而起，耸立云表，宛如一把刺破苍穹的利剑。险峻山峰，奇岩怪石，突兀峥嵘；一堵陡峭绝壁，壁上布满洞窟；山顶清流泻银，药花嫣红；山谷幽深空阔，雾气氤氲。

它以山峰秀丽，药物珍奇，多隐异人而知名于天下武林。在武林人中论其名气，它竟不在黄山名峰之下。

山谷底，一丘沙坪。

坪旁树荫下坐着一位少年。

他，十六、七岁，蓬头散发，满面污垢，赤裸着上身，穿着一条破烂不堪的裤衩，为了遮丑，腰上系着一圈树叶。

他呆呆地坐着，一动也不动，就象一尊石凿木雕的塑像。唯有污脸上那双深陷的闪烁着精芒的眼睛，才证明他是个活人。

他凝视着沙坪，眼光仿佛要透射到沙石底。他在等待着灵物出现。

在这里他已经等了整整七年半——从九岁起直到现在。

不是灵物没有出现。每年九九重阳前后三天内，灵物便在沙坪出现一次。但灵物出现的时间太短，跑过沙坪的速度太快，别说是捕到它，就连个影儿也难以看清。至今他还不知道灵物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可是他一定要捕到灵物，因为只有灵物的血才能治疗母亲的病。想到母亲，他心中一阵揪痛。

他叫杨玉，住在鹅风堡庄园，母亲是庄园的女仆，名叫杨贵香。母亲生他时产后出血，险些丧命，幸亏好心的庄主请得京都名医皇甫石英才救得一命。母亲此后长年咯血终不得愈，每到夜里咳嗽不止，殷红见枕，痛楚万分。九岁那年，他偶听人说起黄山沙坪灵物之血能治咯血奇症，便离开庄园悄悄来到了黄山。

母亲是为了赋予他的性命，才患此咯血之症，他即便是丢了性命，也要取到灵物之血，治好母亲之病。

“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杨玉就是凭着这份孝心在这里厮守了七年半。

他已发誓取不到灵物之血，决不回庄。

沙沙沙……沙坪上传来一种极其轻微的细响。

声音很空洞，似近又远，仿佛是发自虚无飘渺之间，又象是深山幽谷里的回响。

杨玉眼中闪过一道光亮，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骤然收紧，连呼吸都停止了。

灵物来了！终于来了！

他仍是坐着不动，但五指却捏紧了手中一根削得尖尖的茅竹。

嗖！突地，一道紫光掠过沙坪，宛若一道闪电。不，比闪电还要快！

他瞳仁兀地放大，眼中紫光在凝结，在神奇般地变化。

紫光变幻成一只在奔跑的周身透紫的貂。

紫貂！那灵物原来是一只紫貂！

呼！他跃身而起，手中的尖竹掷了出去。

咚！尖竹钉入沙石地中，竹尾在空中不住地摇曳，发出窸窣窸窣的颤音。

他猛扑过去，抓住茅竹，狠狠地跺着脚。他看得很清楚，尖竹和紫貂还相距很大一段距离。今天紫貂的速度这么慢还不能命中，日后恐怕是无望了。

他的信心突然动摇，那些支撑着他灵与肉的意念，象一堵大墙倒塌了，心中充斥着灰心和绝望。

物极必反，这便是人性思维的两个极端，何况他还是个未定性的孩子。

他猛地拔出茅竹倒过头来，把竹尖对准了自己的心脏。

仰视苍穹，午时刚过，刺目的阳光映得他双目如绿如蓝。

他傲然冷视，静待着生命殒灭的那一瞬。他双手一紧……

蓦然，一阵笛声传入耳膜。他全身一颤，手中的茅竹顿时垂下。那个讨厌的蓝袍书生又来了！在蓝袍书生面前，他可决不能丢人现眼。

笛声嘎然中断。一阵微风拂过，杨玉身旁多了一人。

他就是蓝袍书生，四十多岁，身材修长，面貌英俊，只是苍白的脸上似带着几分病容。

“看清楚灵物了？”蓝袍书生拎笛发问。

杨玉眉头一皱。每次他捕捉灵物失败后，蓝袍书生总要问他这个问题，那模样象是在嘲弄他：连灵物是什么也没看清，还想捕捉？白日做梦！

心念至此，他昂起头，冷冷道：“看清楚了，是一只紫貂。”

“哦！”蓝袍书生眼中精芒一闪，全身一颤。

“可是……”他猛然想起投出的茅竹，心中的执傲一下子跌落下去。

“灰心了？”蓝袍书生神色已经宁静。

“今天紫貂奔跑的速度这么缓慢，我还击它不中，今后恐怕是没有希望了。”说着，他眼中涌出两滴泪水。

“哈哈……”蓝袍书生仰面发出一串大笑。

他被激怒了，瞪起双眼：“这有什么好笑的？”

“不是紫貂的速度缓慢了，而是你的眼力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哦？”他感到困惑不解。

“你每天都日夜凝视沙丘，等待灵物出现，实际上就在练一种静眼功，加之我用玉笛辅助于你，你的眼力才能有今天的飞跃。”

他从未练过功，对蓝袍书生的话仍是不懂。

“一个功底扎实、先天聪慧的武生，要练成你现在的这样的眼力，至少得二十年功夫，想不到你……天意，这是天意！”蓝袍书生仰望谷峰，神情显得十分激动。

“天意？”杨玉更不知他说的“天意”是何指。

蓝袍书生倏然沉下脸：“你想救母亲，就随我来。”说罢，转身就走。

杨玉略一迟疑，立即撒步跟上。为救母亲眼前就是刀山火海，他也要去。

蓝袍书生在绝壁前顿住脚步。

“我就住在那儿。”蓝袍书生手往绝壁洞窟一指。

“那儿？怎么上去？”杨玉心疑。绝壁如刀削斧劈，光可鉴人，根本没有攀登之路。

蓝袍书生没有回答，却伸手挟住杨玉的腰，猛地一声大喝：“起！”

绝壁前陡起一阵旋风。旋风中蓝袍书生挟着杨玉一旋、二旋、三旋……飞身旋入了绝壁第七个洞窟之中。

蓝袍书生将杨玉放到地上，脚下一个趔趄险些跌倒。他急忙用玉笛撑地，稳住身子，然后在一个石蒲团上盘膝坐定。

他面色苍白，头额汗水涔涔，鼻息里只噓粗气。

“你怎么啦？”杨玉见状，急急上前关切地问。

“没……什么，老毛病又犯了，歇一会就好……”他有些后悔不该带杨玉上这儿来，他原想露一手功夫给杨玉看看，以增强杨玉捕捉紫貂的信心，想不到……一口血水涌了上来，他强忍着将血水咽了下去，急忙合掌胸前，调神运气。

杨玉见状也不再问，环眼四顾。

这是一座石窟。窟内一切家什全是用石头做成，石桌，石椅，石床。

杨玉心中闪过几个心念。

蓝袍书生究竟是谁？

他为什么隐身在这绝壁洞窟中？

他为什么要带自己到这洞窟中来？

救母亲？他能帮自己捉到紫貂吗？

他惊疑不定的眼光，盯在蓝袍书生苍白的脸上。

“吁——”蓝袍书生长吁口气，脸色转红，睁开眼来。

“你不必问我是谁，也无须知道我为什么会隐身在这里，你只需知道一点，我能帮你捉到紫貂就行。”蓝袍书生那犀利的眼光已把他的心思洞穿。

杨玉定定神道：“你能捉住神貂？”

蓝袍书生暗自苦笑：我若能捉住紫貂还来找你这个傻小子？但，他脸上却绽出一丝笑容，道：“能。”

“待明年九九重阳？”

“不，就在今天夜里。”

“不对！”杨玉叫了起来，“神貂今天已经现过身了，今年再不会……”

蓝袍书生打断他的话：“九九重阳时，紫貂三天之内都在山谷沙坪，三天之中它只现身一次，其余的时间都在沙石地底里。我不知道它为什么每年这个季节，要到黄山沙坪地里呆上三天，但我可以肯定，它今夜就在沙坪底下！”

杨玉闻言，神情顿时激动起来，颤声道：“怎……样才能捕到它？”

“你过来。”

杨玉走到蓝袍书生面前。

蓝袍书生从怀中掏出一粒药丸：“服下去。”

杨玉目芒一闪而灭，随即张口将药丸吞下。

蓝袍书生从石蒲团下，取出一只小铁笼，笼门上有踏板活扣，笼内盛有一只小碗。

杨玉睁着双眼，不知蓝袍书生究竟在搞什么名堂。突然，他觉得腹中腾起一股燥热，不觉眉头一拧。

“别动！那是药力发作了。”蓝袍书生肃容道，“听着，半个时辰后，你将小便撒在这碗里，然后提着铁笼去沙坪，每隔半个时辰，你在沙坪撒泡尿，撒个圆圈，再在圆圈中坐定。入夜之后，你提着铁笼盯住沙石地，大概在将近子时，沙石地里会有一道紫光渗出，那是一道无光之光，只有眼力达到你这样境界的人才能看到。你认准紫光，将铁笼罩下。若运气不错，半个时辰之内紫貂就会钻入笼内。你捕到紫貂后，我自会来教你取血之法。”

杨玉见他说得神奇，也不知这法儿灵不灵，只是默默地点点头。

蓝袍书生想了想又说：“记住，千万不能带一点血腥之物进入沙坪。这紫貂神灵得很，只要一闻到血腥或是……”话语顿了顿，突然收敛。

这紫貂之血能治任何内外伤，只要受伤之人不断气便能起死回生。紫貂本就是珍贵之物，这种能取血治任何内外伤的紫貂，在紫貂中又是百里挑一，更是稀世之宝。这紫貂天生灵性，凡血腥之物和受伤之体若靠近百步之内，它便能觉察，立即逃之夭夭。而且这紫貂有一怪性，不知何故，喜欢在未泄真元的童男面前现身。

关于这一些，蓝袍书生不愿让杨玉知道。他不让杨玉知道，自有他的原因，因为他此举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半个时辰后，杨玉依言而作，然后提起铁笼：“我怎么下去？”

“当然是我送你下去。”蓝袍书生从石蒲团上霍地跃起，神情、气色与入洞窟时，已是判若两人。

一勾冷月，冷冷地照着山谷沙坪。

空中浮过几团浓云，沙坪一刹明，一刹暗。

杨玉提着铁笼，目不转睛地盯着坪上的沙石。

眼中突地爆出一片精芒，眼前的沙石骤然放大，沙石缝隙变成了一条条通道。地下的通道四通八达，纵横交错，宛似一座迷宫。

眼光扫过迷宫，通道一一在眼前显露。蓦地，一道紫光呈现在眼前。心格登一跳，眼光顺着紫光而下，那只紫貂就俯身在通道的交叉口处！

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然而这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须臾，紫光从通道口渗出。

“噗！”铁笼罩在了紫光上。

他铁青着脸，眼光勾勾地盯着铁笼，静静地等待。

天空一片乌云掩住了冷月，天宇是一片深不见底的黑暗。

他的心中和天宇一样深沉，一样黑暗。

它会钻进铁笼吗？

母亲有救了吗？

心念刚动，“扑通！”铁笼一抖，门已落下，紫貂已成了笼中之物。

他提起铁笼搂在怀中，心中禁不住一阵狂跳。他捕到灵物了，母亲有救了！

“吱——吱——”紫貂在笼中昂起头向他吱叫，那模样一点儿也不害怕。

它全身紫毛，光滑柔软，通身发亮，在笼中轻叫着，蹿跳着，显得十分可爱。

蓦然间，他对它突然生发出一种怜悯之情，它不也是个舌蹦乱跳的生命么？

为什么要杀它？就因为它的血能治病？

他的心骤然一紧，一股沉重的郁闷使他感到深深的不安和恐惧。

紫貂在笼中碗边翻腾着，一双晶亮亮的小眼直瞪着杨玉，神情竟是十分欢愉。

刹时，他捧着铁笼，心中千回百转，茫茫无绪，不知该如何才好。

突然，紫貂发出一声厉叫，在笼中昂起头，神情显得十分惊慌、恐惧。

他不知何故，放眼四望。远处绝壁上，蓝袍书生形如飞鸟，从洞窟中飞出。

紫貂吱吱一叫，竟朝着杨玉前腿下跪，眼中淌下两滴泪水。

见到紫貂的模样，他便乱了方寸，顿时把七年来所作的种种努力，母亲的病体全都忘了。

蓝袍书生出现在沙坪五、六十步外。

杨玉五指抓住了笼门。

“别动！”蓝袍书生一声厉喝，破空飞射而来，眨眼间，人影重现，已立在了杨玉身旁。

任蓝袍书生身手如何敏捷，紫光一闪而没，铁笼已是空笼。

“你这个傻小子！笨蛋！蠢猪！不中用的东西！”蓝袍书生夺过杨玉手中的铁笼摔到地上，狠狠地踩着，神情已是狂怒。

杨玉噤着嘴，默不作声，但心中已激起了一股潜在的反抗意识。

“你为什么把它放啦？”蓝袍书生朝他吼道。

“难道它就不是一条命？”他反诘道。

“你忘了你上这儿是为了什么？把母亲也给忘了？你这个不孝之徒！”蓝袍书生说着猛咳一声，扭过头去。

“母亲”二字和那咳嗽声，使他想起了母亲，想起了母亲的病。鹅风堡庄园的日日夜夜顿时又呈现在眼前……

蓝袍书生迅疾地从袖内掏出一块手帕捂住嘴，一口殷红的鲜血悄然地吐在手帕上。

杨玉全然未觉，只是呆呆地痴言着：“娘！娘……可是我怎能杀……杀它！”

蓝袍书生长长地吐口气，靠近杨玉：“谁说过要杀它？”他神态已恢复平静。

“哦！不杀它怎能取血？”

“怎么不能？用吸筒。将针头刺入紫貂血管，然后用吸筒抽血，只要所抽的血不超过紫貂体内血液的三分之一，紫貂就没事，不出三个月，血就生出来了，只是生出来的血再也不能疗伤治病而已。”

“你为什么不早说？”

蓝袍书生仰面一声长叹：“这也许又是天意！”

杨玉突然眼中光亮一闪：“你不是说有三夭么？紫貂也许还在，今夜我再来捕捉！”

蓝袍书生淡然苦笑：“这灵物机灵得很，今晚逃过，以后决不会再上当了。”

“这么说我再也捕不到它了？”